



# The Twins

# 孪生姐妹

(荷) 苔丝·德·罗◎著 黄菁菁◎译

一部畅销荷兰、德国、法国、比利时、卢森堡等国350万册，感动了全球的畅销书；

根据本书改编的《烽火孪生泪》由柏林影后纳嘉·乌尔主演，荣获2004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

ARTIME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The Twins  
孪生姐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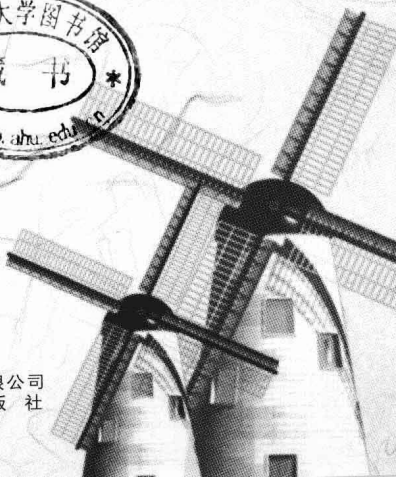
LUANSHENG JIEMEI

【荷】苔丝·德·罗 著  
黄菁菁 译



**ARCTURE**  
时代出版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孪生姐妹 / (荷) 苔丝·德·罗(Tessa de Loo)著; 黄菁菁译. —合肥:  
安徽文艺出版社, 2012.1

书名原文: The Twins

ISBN 978-7-5396-3768-6

I. ①李… II. ①苔… ②黄… III. ①长篇小说 - 荷兰 - 现代  
IV. ①I56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35303 号

引进图书合同登记号: 1211900

The Twins by Tessa de Loo

Copyright © 2000 BY Tessa de Loo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Uitgeverij De Arbeiderspers Through  
The Susijn Agency Ltd.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2 ANHUI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出 版 人: 朱寒冬

责任编辑: 曾 冰

装帧设计: 徐 睿

出版发行: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www.press-mart.com](http://www.press-mart.com)

安徽文艺出版社 [www.awpub.com](http://www.awpub.com)

地 址: 合肥市翡翠路 1118 号 邮政编码: 230071

营 销 部: (0551)3533889

印 制: 合肥创新印务有限公司 (0551)4456946

开本: 880×1230 1/32 印张: 10.75 字数: 320 千字

版次: 2012 年 1 月第 1 版 201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26.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致我的母亲和玛利亚·赫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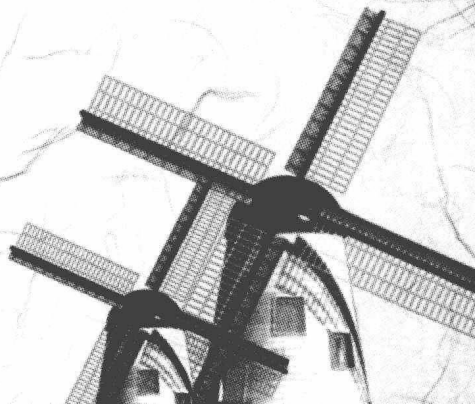
世界无限大，美丽无处不在，  
谁能想到未来的某一天我们还能重逢！

*Acknowledgement*

*The publication has been made possible  
with the financial support from the  
Dutch Foundation for Literature*

# The Twins | 目录

第一篇	战 间 期	001
第二篇	战争年代	127
第三篇	和平年代	281





第一篇

# 战间期

ZHAN JIAN QI







---

## Chapter 1

“天哪，这是哪里？太平间吗？”

萝特·古多里昂从舒服的小憩中醒来，她睡得很浅，想着人老了身体的各项机能也就衰退了。她微合着眼，把目光投向那个圆胖的身影——和自己穿着同样的浅蓝色睡袍。那个人砰的一声关上了身后的门，看起来满怀不快。她蹒跚地走进昏暗的休息室里，两排的床位几乎都空着。她径直走到萝特床边，看着久经病痛折磨的老萝特躺在洁白的床单上。似乎出于本能，萝特缩向床内侧。这个女人嘴里冒出的话竟然是德语。德语！一个德国人来这里想干什么？在这个温泉胜地，每个广场和公园都有一块石制纪念碑，刻有两次世界大战中死亡者的名单。她自己的国家里到处都有健康疗养所，为什么来这儿？萝特闭上眼睛，努力不去想那个女人，转而去听鸽子发出的

咕咕声。带有褶边的白色丝帘遮挡了萝特的视线，她看不见那些散落在热能研究所屋檐上和院子里的鸽子。然而，这个德国人的每一个动作发出的声响在萝特听来都是一种挑衅。她拉开萝特对面床上的被褥，平躺上去，刻意地打了个哈欠并叹了口气。即便她终于安静地躺在那里，一切似乎又回归了本该就有的平静，她带来的这种沉默对于萝特的耳朵来说，仍是一种折磨。萝特咽了口唾沫，紧张感从她的胃里蠕动到喉咙里，一种恶心的滋味再次袭来，就像是前一天她泡泥浴时把下巴浸在泥里的感觉。

那时她沉浸在酸泥带来的温暖中，舒缓着僵直的关节，突然听到一个老女人颤巍巍地低声吟唱着一首古老的童谣，那个女中音在门嘎吱一声响后飘入了浴室。七十年来，她第一次听到这首歌，从隔壁浴室飘来的声音唤起了她的意识，释放出她心底那种朦胧的、交织在一起的焦虑与愤怒感——如同一个上了年纪的病人泡在泥浴里，受不了四十摄氏度的热量。她坐在棕黑的污泥里，那些泥团、碎石以及半枯的细枝包围着她，她感到一阵心悸。突然间，她再也不能忍受这个温度了。她艰难地起身，摇摇晃晃地站在金属浴缸里，她全身上下似乎被一层薄薄的巧克力酱包裹着，掩饰了不再光滑的皮肤。“真像是我已经过世并且还被下葬了。”她想。她意识到自己的样子很怪异，这会让那个快要来给她冲洗的女人觉得她很愚蠢并可怕，于是她又慢慢地弯下膝盖，坐回到污泥中，双手紧紧抓着浴缸边沿。就在此时，歌声戛然而止，和歌声开始一样突然，似乎仅是丢失记忆的一次回闪。

这个德国人受不了一直待在床上。过了几分钟，她拖着沉重的脚步走向那扇破损的木门，走到桌子旁，上面有一擦塑料杯和两瓶矿泉水。萝特情不自禁地看着她，目光专注，想要保持高度警惕。

“打扰一下，夫人……”她突然问萝特，她说的法语是典型的学校

教的那种，“请问……我……可不可以喝这水呢？”

如果萝特也用法语回答的话，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可是出于某种不安分的冲动，她用德语回答道：“是的，可以喝。”

“这么巧啊！”这个女人忘记了水，迅速折回到萝特床边，兴奋地大叫，“你是德国人！”

“不，是的，不是的……”萝特结巴了。但是导火索已经被她点燃，并开始噼啪作响了，她引起了对方的好奇心。德国女人靠近萝特，像是一步也不愿走开。她站在萝特的床边，影子投射在床上。她直盯着萝特问：“能不能告诉我你从哪儿来的？”萝特努力克制着自己的冲动，说：“荷兰。”“但是你的德语说得无可挑剔！”女人坚持着，摊开了她那双肥硕的手。“我曾经住在科隆。”萝特语调平平地承认了。“科隆！我也是从那儿来的！”

科隆，这个名字在异常安静的休息室里回响着。一时间，萝特认为科隆是个受到诅咒的城市，最好自己没有在那待过，这个城市应该消失，只是为了惩罚那个狂妄自大的民族。

门开了，一个看起来心事重重的中年男人摇晃着走了进来。他挑了一张床，无声地躺了下去，昏暗的光线下只能隐约看见他那张没有表情的脸。一切和之前一样，除了这个德国人。她弯下腰对萝特低语：“我在大厅等着你。”

萝特没有动，她依然沉浸在困惑与愤怒里。那句话听起来像是命令：我等着你！她不想服从。可是她躺得越久就越不安，那个咄咄逼人的德国人成功地夺走了她好不容易才有的镇静。她找不到逃离的出口，休息室只有一扇门，直通大厅。

她突然起身，穿上拖鞋，系紧腰带，走到门边，想要尽快摆脱那个德国女人。大厅里明亮通透，她像是迈进了供奉健康女神的神殿。白色大理石地砖上有些裂缝，透过中间的天井可以清楚地看到一楼

的栏杆,看上去这里似乎挺宽阔。糖果色的天花板彩画更强化了这种感觉,画面上,维纳斯坐在海里的一个贝壳上,被一群胖乎乎的小天使包围着。突然间,从大厅两边的棕灰色纹路大理石喷泉那里传来了流水声,喷泉旁边撑着结实的希腊石柱。镀金的石制女人的头颅里喷出闪烁的水柱,像是突出的舌头滴下细流。其中的一个棕色喷泉,据说含铁量丰富,在过去的好时光里,富裕的贵族们会用其来治疗贫血症。另外一个喷泉和比利时玛利亚·哈利耶特王后颇有渊源,泉水如天鹅绒般丝滑,可以排除体内一切毒素。

在这个类似于圣所的地方,年迈的德国女人挪过一张椅子坐了下来。她随意翻着一本杂志,喝了一口泉水,等待着萝特。萝特不情愿地走了过来,找着借口说:“不好意思,我的时间有限。”德国女人从那张雕刻朴素的皇家风格座椅上探出身子,脸上掠过一丝痛苦的表情。“听着,听着,”她说,“你曾经在科隆住过。我想知道你住在哪条街上。”萝特靠在柱子上,脊背抵得有点疼。“我不太记得了。我六岁时就被送到荷兰了。”“六岁,”德国女人兴奋地重复,“六岁。”“我只记得,”萝特说得有些犹豫,“我们当时住在一个赌场里……或者那里曾经是赌场。”

“我真不敢相信!我真不敢相信!”德国女人变了声,她用双手抵住自己的太阳穴,“我真不敢相信!”她的雀跃声与这个空旷的地方极不相称,声音落大理石地板上,又弹回天花板,破坏了彩画的那种宁静感。她睁大眼睛,一直盯着萝特,眼神里满是恐惧,抑或是兴奋。她疯了吗?她张开双臂,走到萝特面前,紧紧地抱住了她。“萝特,”她哽咽了,“你不明白吗?你不明白吗?”萝特被挤在柱子和德国女人之间,有些头晕眼花。她有种强烈的冲动,想要逃离这种莫名其妙的亲密,她想要发火了。但是她摆脱不了自己无法改变的出身以及部分记忆,尽管那些都已经成为她敌视的东西。“你……亲爱的,”德国

女人在她耳边说，“我是安娜，你的孪生姐姐！”

20世纪初的幻灯机总给人无尽的想象空间，播放每张幻灯片之间的空隙只能由观看者来填补。第一个场面，海湾边的街道上的一户人家里，两只鼻子紧贴在窗户上，两双眼睛焦急地扫视着来来往往的人。外面，所有的女人看起来都一样：精致的盘发上戴着帽子，剪裁合体的长外套上饰有小小的纽扣，以及系带的靴子。但是有个女人会拎着一个闪闪发光的铝制钱箱。每天晚上，她们都会看到她出现在街道的另一头：她关上店里的两扇门，穿过街道，带回一天里赚来的钱。她回家以后，女孩们对钱箱没有丝毫兴趣，她们只会紧紧地抱住母亲。当然，她首先要解开那不计其数的纽扣，这样才好让女儿们坐在她的膝盖上。偶尔她会带着女儿们一起去商店。行人一看商店的名字就会知道这家店是社会主义的拥护者。母亲像个王后般坐在高高的棕色收银台后，从硬纸箱里拿出巧克力软糖给她们。她掌管一切跟钱有关的交易，自从她坐到收银台后，店里的收入翻了一倍。她聪明、努力、值得信任。她有病，可是没有人知道。病魔慢慢地侵蚀着她，尽管外表看起来她仍像一匹金色的威斯特法伦马那般健壮。

第二张幻灯片开始上映——耐心点，必须按照顺序播放。女孩们和父亲走进了一个特殊的房间。暮色沉沉，空气中充斥着酸涩的气味。母亲躺在橡树床上，深陷的胸部和乌黑的眼圈令她看起来像个陌生人。看到她们，她的脸上浮现出最后一丝绝望的微笑，女孩们不由得向后退缩。父亲轻轻地把她们拉到床边。某天他躺在客厅里的简易床上，告诉女儿们不要出声，因为他病得很重，要睡觉了。两个悲伤的女孩依偎着坐在沙发上，下巴抵在窗台上，看着窗外，只是再也等不到街的那头出现拎着钱箱的母亲。死一般的寂静笼罩着这

一切。天渐渐黑了，她们没有时间的概念，对她们而言，一切都是——一样。门铃响了，经过一刻犹豫，她们冲向门边。从出生那天开始，安娜总是什么事都抢在前面。她踮起脚尖，拉开门闩。“凯西姨妈，凯西姨妈，”她拉着来人，“你是来接我们的吗？”“你是来接我们的吗？”萝特附和道。

下一张幻灯片将要讲述一个更加伤感的故事。沙发上放着一个长方形的灵柩，安娜和萝特坐在一边，身后有许多不认识的亲戚。借助着灵柩，她俩站到了窗台上，发现用鞋底踢窗户的声音可以淹没那些哭泣声——她们穿的乌黑色皮鞋是凯西姨妈买的——她们想以此踢走那些不安，想让一切恢复正常。起初客人们想要忍耐，毕竟不能用什么规章制度来约束这两个失去母亲的三岁孩子。但是她们一直没有停下来，也不理会他们善意的提醒，他们开始觉得烦躁。难道这些踢踏声不像是古时的击鼓声，会陪伴着非洲的丛林人走上不归路？在这种情况下，孩子们应该对上帝的虔诚。她们被喝令从灵柩上下来，但她们顽固地拒绝了，甩开那些想要抱她们下来的人。直到那些穿着同样衣服的人把灵柩抬走了，两个女孩才走了下来，拉着凯西姨妈的手。在那之后，她们表现得很乖，走在长长的送行队伍里，肃穆的灵柩与春天里温暖的阳光显得不太相称。直到最后一刻，凯西姨妈才意识到她们应该脱下母亲在床上为她俩织的黑色羊毛外套，尤其是在这种场合。她不知道在这个季节里到底该穿什么衣服合适。

他们的父亲没有出现在葬礼上，因为他在医院。每晚七点半以后，凯西姨妈就拉着两个孩子的手，走过一间间病房。父亲的脸会出现在其中一间房的玻璃后，告诉安娜和萝特他不会像母亲一样离开她们。她们向他挥手，他也伸出戴着白色手套的手。之后，女孩们便会放心地回家睡觉。有一天他回来了，看起来更加消瘦、虚弱。她们

攀着他的身体拥抱他，他将她们放回到地上，尴尬而又悲伤地挤出一丝笑容。“我不能亲你们，”他轻声说，“否则你们也会生病的。”

幻灯片开始呈现一幅欢乐的景象。他继续负责一个社会主义机构，那里曾经是赌场，如今，这里使一批又一批无知的人们开始清醒。图书馆入口有几个哥特式大字：知识就是力量。她们住在一楼，与整栋楼的其他部分并没有清晰的界限。安娜和萝特目前生活得很快乐，在这个无产阶级的殿堂里，她们在宽阔的大理石走廊上玩着捉迷藏，躲在结实的柱子后，或是舞台的幕后。她们还在圆形大厅里玩着跳背游戏，尖叫声似乎可以穿透彩色的玻璃。阳光照射进来，也给她们笼罩上一层胭脂红或孔雀蓝。萝特对声音特别敏感，她喜欢站在拱形吊顶的正下方，仰着头唱一首慢节奏的民谣。安娜天生好动，她可受不了一直安静。在邻居男孩的怂恿下，她把带有丝绸垫子的彼德麦式沙发当做蹦床，这张沙发仍然体现出世纪末的奢华。她蹦得太久了，有些晕眩，摔了下来，嘴磕到了桃木色的扶手上。她来到楼里的一个房间，这里布置得很豪华，镶有镀金片的天花板上垂下枝形吊灯，四处都是有色镜子，似乎还映出那些曾经的有钱人对赌博的欲望。镜子里映出一个小女孩涨得通红的脸，她的嘴唇破了，父亲是严格禁止她走进这间房的。不高兴的她跑向他的办公室，父亲仔细凝视着她破了的上嘴唇。“怎么了？”他问，用食指托起她的下巴。在短短的时间里，她编了一个谎。她就有这样的能力，可以让人相信自己说的就是事实。她说在花园玩耍时，不小心摔倒在草地上的木桌边，说话时她的眼神里闪现着痛苦。他给她止了血，带着她来到花园。“所以，”他说，“让我们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她不能圆谎了，桌子只有这么高，一个像她这般高的女孩要是上嘴唇摔破，一定是从天上直接掉下来的。“啊——哦——”父亲拖长了声音，这样的音调让她不安。他用拇指和食指捏起女孩露出的上臂，像是针刺的感觉。这个

小惩罚让她从此以后明白了做人一定要诚实。

但是这匹小野驹可不是那么容易驯服的，不久她又在客厅的大理石楼梯上摔断了胳膊肘。她像是那些输光了所有家产的人那般歇斯底里地吼着。萝特也跟着她大叫，对于姐姐的痛苦和恐慌，萝特总可以感同身受。安娜的胳膊被打上石膏，悬在胸前。她出院那天，萝特又哭了，不知道是出于孤单还是嫉妒。后来萝特把自己的左胳膊也用茶巾悬了起来，方才罢休。

这张幻灯片是属于圣诞的。自从凯西姨妈开始怜惜并照顾姐妹俩，她就再也没离开她们。她们的父亲出院不久便和她悄悄结了婚。他出院是因为任何医疗手段也治不好他肺部的病症，只能听天由命了。无论如何，有着传染病的他不适合抚养孩子。凯西姨妈在房间里装饰圣诞树，树枝上乱七八糟地挂着一些玩具巫婆、圣诞老人、扫烟囱的小孩、雪人、小矮人和天使，等等。常青树枝散发出一股刺鼻的气味，与松香味混合在一起，感觉像是身处大自然中。父亲最小的弟弟海因里希才十七岁，骨瘦如柴。他从家乡托伊托堡赶过来，特地与她们一起庆祝圣诞。他也带来了一股大自然的气味——干草味和猪粪味。年轻气盛的他把她们唱的圣诞颂歌胡乱改了一通。他哥哥大笑，也加入到他的游戏中，一时间兄弟俩相互较量谁改得更离谱。“不，不，”安娜惊恐地大叫，捶着父亲的胸膛，“歌不是这么唱的！”小叔叔笑着，并不理会她一本正经的宣告，继续着改歌词的游戏。安娜拔高自己颤抖的歌声，想要压倒他们的声音。可是这徒劳无功，她绝望地跑进厨房，凯西姨妈正在切面包。“他们毁了圣诞颂歌，”她哭着说，“爸爸和海因里希叔叔！”凯西姨妈像个复仇女神般走近他们。“你们都对孩子做了什么？”安娜一手拿着手帕，一手端着一杯水，镇定了下来。“只是开个小玩笑，”父亲轻轻地说，“圣诞宝宝出生在一千九百二十一年前，现在我们应该尽情欢乐。”他抱她坐在他的膝盖



上,理直她头发上由于生气而歪掉的大蝴蝶结。“我教你唱首歌,”他说,“听着。”他用沙哑的嗓音唱起了一首忧伤的歌,不时被咳嗽打断,“两个掷弹兵来到法国,又被抓到了俄国……”

魔幻幻灯片上投射出一个舞台,场景是一片森林。导演正在找一个小女演员,个头不能超过一米。“听着,班贝克先生,”他说,“我想找一个小女孩演一个在森林里迷路的穷孩子。我想你其中的一个女儿可以……”“你说的是哪一个?”“谁年龄大一些?”“她俩一样大。”“哦,双胞胎……有意思……”“你指的是哪一个?”父亲重复道。“嗯,我想的是……那个发色深的。金发的那个胖乎乎的,不太适合演饥饿的孩子。”“但是她感情丰富……”父亲自豪地摸着自己的小胡子,“她在这方面……很有天赋。”他对图书馆门口那几个大字感触深刻,晚上没事时他都会邀请一些名作家或诗人来做客。有时他会教安娜背一首诗,以此来测验她的记忆力。“我们的安娜,”他解释道,“有着鹦鹉的本事。她可以一字不漏地背下席勒的《铃声》。”“好极了,”导演赞同道,“你是她们的父亲,你比我更有发言权。”

“我不同意,”凯西姨妈反对,“孩子还太小,怎么能参加演出?”但是父亲的期望一点也没有减少,因此,表演当天姨妈还是和萝特以及父亲一起坐在了前排,两边还有姨妈的七个姐妹们。舞台后方,服装师在安娜穿的裙子外罩上一件有破洞的灰色冬衣,将她的头发用白色丝带松松地束拢。安娜用心诠释着那个可怜孩子的角色,仿佛忘了这只是一次演出,似乎她就一直是那样艰难地生活着,只是没有观众,没有喝彩。姨妈和她的姐妹们被她的表演感动了,每个人的眼眶里都噙着泪水。两个穿着猎衣的男人将她带出了道具森林,她在舞台后方好奇地偷看着台下。她在半黑暗中看到了一张仰头看着舞台的脸,在那群大人中显得毫不起眼。安娜凝视着她,一股陌生和恐慌的感觉油然而生。通过这次演出,她第一次感觉到她和萝特其实是